

野清

史季

中華民國二年四月

清季野史

上海廣益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付刊

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出版

清季野史

定價大洋四角

編輯者 涇縣胡寄塵

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

不許
翻刻
複製

印刷者

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北首吉慶坊內
國光書局印刷所

發行所

各省大書坊

分售處

漢口長沙廣益書局
廣州開封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

清季野史 例言

一是編所採輯皆清末遺聞逸事。足補正史之缺。

二是編仿叢書之例。采各家雜記。訂爲一編。

三是編悉出一時名人手筆。事旣翔實。文尤雅馴。

四都門識小錄。述菴祕錄。原本甚多。其無關政治風俗者。稍刪節一二。五多鐸妃劉氏外傳。及漢人不服滿人表。非專記清末事宜。不得編入。而其事足資參攷。因收入之。而曰附錄。

六編中之作有成于前清者。語氣固自有殊。今一仍其舊。而于篇首註明成于某年。以示區別。

編者識

清季野史 目錄

一 中日兵事本末

二 庚子國變記

三 拳變餘聞

四 都門識小錄

五 述菴祕錄

六 故宮漫載

七 清室餘聞

八 慶親王外傳

●附錄

●多鐸妃劉氏外傳

●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

羅惇疇

羅惇疇

羅惇疇

蔣正清

王无生

劉識微

遠生

胡蘿玉

胡蘿玉

清季野史卷一



安吳胡寄塵編

中日兵事本末

羅惇融

朝鮮自前明隸中國藩服。脩職貢甚謹與日本並國於東海。明萬曆間日本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。覆其八道。朝鮮幾亡。明竭中國兵力不足救之。會秀吉死。兵遽罷。八道復入於朝鮮。滿清入主中夏。鄭芝龍據臺灣。唐王魯王憑海隅以謀恢復。疊乞援日本。皆拒之。自康熙以來。商舶東趨日益衆。日本乃設奉行三員於長崎。以領華商道。咸後中國既與泰西互市。立約開諸口岸。尙未與日本互市也。同治元年日本長崎奉行遣其屬附荷蘭船載貨達上海。因荷蘭領事言於上海道吳煦。請依西洋無約諸小國例。專至上海貿易。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。不敢請立約。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許之。聞於朝。是爲日本互市之始。二年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民自報吾海關完稅七年。英國領事代請許其商民至內地給護照驗行。皆其大將軍德川時事也。明治三年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謁直督李鴻章於天津。請依泰西諸國例立約。總署僅許通商。

而拒立約。前光力請於鴻章。卒許之。十年。其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。前光爲之副。與鴻章議於天津。定通商條約三十三款。而禁運貨入內地。與西約蓋殊焉。十一年。前光復來求改約。鴻章却之。是冬。復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。要改約。遂允之。十二年四月。改約成。互換於天津。先是。琉球船遇颶漂抵臺灣。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。日本商民四。亦漂至遇禍。種臣旣成約於天津。入都呈國書。命前光至總署。言生番事。總署大臣毛昶熙。董恂答之曰。番民皆化外。猶貴國之蝦夷。不服王化。亦萬國所時有也。前光曰。生番殺人。貴國舍而不治。敵國將問罪於生番。以盟好故。使某來告。昶熙曰。生番旣我之化外。伐與不伐。惟貴國自裁。之前光歸報。日本遂有征臺之役。同治十三年三月。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。征臺灣生番。先命廈門領事致書廈門道。呈閩浙總督李鶴年。言去年副島大使得請於貴國。今將興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。若貴國聲教所暨。則毫不敢犯。鶴年復語拒之。不聽。蓋自聞昶熙等答前光言。知中國不足畏矣。日軍薄社寮澳登陸。熟番迎降。熟番於生番。世讎也。導擊生番敗之。進焚村落。深入至牡丹社。生番伏叢莽間。時起狙擊。日兵不敢進。從道退守龜山。建都督府。關荒蕪。

屯田爲久駐計。閩督聞於朝。詔海疆戒嚴。徵發旁午。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大臣。督福州水師赴臺戒備。毋輕動。別遣閩藩潘霨。臺灣道夏獻綸。就西鄉從道議。至琅瑤灣。日兵露刃夾道立。霨等嚴詰從道。論辨久不決。霨作色行。從道挽之。謂我國暴師海隅。爲貴國征化外。關荒穢。甯獨無報耶。霨曰。若速退師。甯償軍費與草約三款而還。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師。與總署議。久不協。將決戰。閩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將渡臺。日軍之屯龜山者。受暑瘴多死亡。思退兵。聞大軍至。益思言和。乃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。來議和約。辨番地界。兩月不決。英使威妥瑪居間。要償兵費三百萬元。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電奏力爭。謂倭備雖增。倭情漸怯。大久保之來。中情窘急。而故示整暇。我當堅持之。廷議不欲遽啓戰事。乃允償金五十萬。九月鈐印換約。日兵歸國。行凱旋禮。進從道爵。蓋自是益輕中國矣。光緒元年秋。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。毀其礮台。焚永宗城。殺朝鮮兵。掠軍械以去。復以兵艦駐釜山。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。約也。乘間語總署。朝鮮是否我屬國。若爲屬國。則勾我主朝鮮通商事。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。而內政外交。聽其自主。我朝向不與聞。當時大臣闇於國際法。對外惟知自

大泊屢遭英法之役。惕於兵警。遇事退讓。凡所要求。無不如志。其明告日本以朝鮮自主實圖省事也。至是日本以兵脅朝鮮。而遣開拓使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。議官井上馨副之。赴朝議約。二年春。約定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。互派使臣。並開仁川元山兩埠通商。日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。中國視之漠然也。是年春。始派侍講何如璋充日本使臣。設橫濱神戶長崎等領事。三年。朝鮮以天主教事。與法國有違言。介日本駐釜山領事調停。書稱中國爲上國。言候上國指揮。日本以交際敵體。何得獨尊中國。如朝鮮爲中國屬。則大損日本國體。嚴詞詰責。朝鮮上其事。總署致辯日本。謂朝鮮久隸中國。其爲中國所屬。天下皆知。即其爲自主之國。亦天下皆知。日本豈能獨拒。其語不倫。日本人弗顧也。五年。日本入琉球。滅之。夷爲沖繩縣。虜其主而還。琉球久在藩服。職貢甚謹。其王卽位。輒命專使冊封焉。至是詰日本滅我屬國。日人拒焉。是時以伊犁邊界。與俄羅斯爭甚烈。方備戰。不能復與日本啓釁。琉球遂永爲日有。日人復以長崎假俄泊兵輪。中國不能引公法以爭也。泰西諸國。皆援日本通商朝鮮例。請通商朝鮮。中國諭朝鮮。以相機因應。勿固拒。八年春。朝鮮遂與美國議互市之約。請蒞盟。鴻章派道員馬建

忠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兵輪偕美國全權公使東渡。朝鮮國王先以國書致美總統自明爲中國藩屬所以請中國蒞盟之故。美使許之乃定約於濟物浦。汝昌建忠監之約成。朝鮮命其臣齎美約并致美國書呈禮部轉總署備案。未幾英法德三國皆遣使先後東渡。建忠爲之介。皆依美國例先後成約。日本亦遣兵輪至調約事。其駐朝鮮公使屢詰約文。朝鮮不之告。乃叩於建忠。建忠秘之。約文及與西使磋議皆主於建忠。朝鮮奉行而已。日人滋不悅。然無可如何。朝鮮國王李熙以支派人繼。其父是應柄國號大院君。頗拒外交。及王年長親政。王妃閔氏。強宗專柄。裁抑大院君。大院君恆鬱鬱思逞。六月朝鮮軍士以軍糧蠹腐殺倉吏。執軍士數人置法。軍譁將變。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。率兵入宮。將殺閔妃。魯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。遂殺日本練兵教師崛木以下七人。焚日本使館。有預告者。日使花房義質逃而免。走歸長崎。時建忠歸國。鴻章以憂去。張樹聲署北洋大臣。聞朝鮮變。命建忠會丁汝昌率三兵艦東渡觀變。抵仁川。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率兵艦先至。朝鮮惶懼。望中國援兵甚急。建忠上書。樹聲請迅入王京。執逆首。緩則亂深。而日人得逞。損國威而失藩封。汝昌內渡。請增兵。是時日

艦先後泊仁川。陸兵分駐濟物浦。花房義質將率師入王京。朝人大恐。樹聲命汝昌統七兵艦至於仁川。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援東。便宜行事。朝命尅五日期。以七月初四日航海。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。師既濟。薄王京。長慶汝昌建忠入城。同候大院君減驕從示坦。率大院君來報謁。從者五百人。長慶命部將納其衆而守之。與大院君筆談。設食。禁從官不得輒白事。大院君疑焉。語長慶使召從者還取衣。長慶出朝旨宣其罪。執而致之天津。朝命安置保定。乃幽之於蓮池書院。凡四年。其王李熙再上書請歸大院君。不許。仍許歲遣吏省問。熙亦不遺也。長慶旣平朝鮮亂。駐師漢城。日人大失望。花房義質要挾不遂。聲言決絕去。朝鮮懼。畏建忠留之仁川。派全權就仁川議。朝鮮使請命於建忠。建忠授之辭。使磋議。乃朝人畏日甚。卒償金五十萬。開揚華鎮市埠。推廣元山。釜山。仁川。征程地。宿兵王京。與長慶對鎮。若公同保護焉。是年秋。給事中鄧承脩。翰林侍讀學士張佩綸。請乘兵威。伐日本。責琉球事。付鴻章議。鴻章以海軍未備。渡遼遠征非計。覆奏不果行。朝鮮志士奮起。言新學號維新黨。自執政爲守舊黨。相持甚急。光緒十年。維新黨金玉均。洪英植。朴泳孝。徐光範。徐載弼等。謀殺執政而代之。玉均

等曾游日本。曠日人至是倚爲援。英植時總郵政。延中國商務總辦。及各國公使與朝鮮各官宴於郵署。日人預其謀。公使竹添進一郎不至。預連械人使館。酒間火起。亂黨入傷禁衛大將軍閔泳翊。殺朝官數人於座。外賓驚散。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。金玉均等直入寢殿。挾其王矯令速日兵入衛。殺其輔國閔台鎬等八人。次日亂黨自署官洪英植爲右參政。沐孝等管兵議廢立。欲幽王使江華島。而日使欲致諸日京。議未決。而勤王兵起。朝鮮臣民籲長慶靖難。長慶責日使撤兵。不答。其臣民固請長慶兵赴王宮。及闕。日兵發槍拒焉。長慶疑國王在正宮。恐傷王。未還擊。而日兵連發槍斃華兵甚多。乃進戰於宮門外。金玉均等皆出助戰。王乘間避至北闕廟。華軍偵知之。迎主歸於軍。斬洪英植。及其徒七人以殉。沐孝光範載弼奔日本。而日使自焚使署。走濟物浦。朝民彌仇曰人長慶聚其官商妻孥衛之出王京。朝鮮具疏告變。命吳大澂爲朝鮮辦事大臣。續昌副之。赴朝鮮籌善後。日本派全權大使井上馨。至濟物浦。以五事要朝鮮。一修書謝罪。二卹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。三殺其大尉磯林之兇手處以極刑。四建日本新館。朝鮮出二萬圓充費。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。朝鮮任建兵房。朝鮮皆聽命成約。而日

本怨中國乃愈深矣。光緒十一年春。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。農務大臣西鄉從道。來津議朝鮮約。鴻章爲全權大臣。吳大澂副之。與議定約三款。一。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。二。朝鮮練兵。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練官。三。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。須互先行文知照。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。有此巨謬。成公同保護之條約。鴻章不之知。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。猶泰然曰。朝鮮我屬國也。以至於甲午。遂啓大爭。成中國之巨禍。皆此約成之也。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務糾葛。將失利。以兵艦駛遼海。英人亦以兵艦至。踞朝鮮之巨文島。以泥俄人及伊犁約成。英人慮擾東方大局。冀中國始終護朝鮮。屢爲總署言。總署漫不爲備。至是日人謀朝鮮益急。光緒十二年秋。駐英法德俄使臣劉瑞芬致書李鴻章。謂朝鮮毗連東三省。一有搖動。震撼邊疆。宜乘其內敵。收其全國。改建行省。此上策也。如以久脩職貢。不忍刑其土地。則約同英美俄列強公同保護。亦足以保安全。鴻章韙之上之總署。總署不可事。遂寢。鴻章亦深惜焉。光緒十五年。朝鮮饑。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。日人訴焉。至明年。弛。日人謂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萬餘元。責償於朝鮮。朝鮮爲罷秉式官。許償六萬元不可。日人至三易公使以爭償金。

至光緒十九年卒償金十一萬元事乃寢。今總統袁公世凱時充朝鮮商務總辦。朝鮮倚中國。其執政尤善袁公。日人深忌之。償金之役久乃決。日人疑袁公陰持之。朝鮮執政閔泳駿閔妃之族也。素疾日本而國中新進厚自結於日人。朝鮮亂事。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於日本。日人深庇之。朝鮮極欲得玉均等。李逸植洪鍾宇乃分往刺之。鍾宇英植子也。痛其父爲玉均所燬被誅。欲甘心於玉均。乃佯交歡之。光緒二十年二月鍾宇偕玉均來游上海。同寓於東和館。日人所設旅館也。鍾宇擊斃玉均於旅舍。滬官捕繫之。以詰朝鮮。朝人謂玉均叛黨。鍾宇其官也。請歸其獄自讞之。乃以鍾宇暨玉均屍歸於朝鮮。朝鮮戮玉均屍以鹽漬其首。而擢鍾宇官。日人大譁。乃爲玉均發喪。赴者數百人。李逸植亦刺斃孝於日本未中。日人捕獲逸植斃之。朝鮮不敢問。朝日之隙日深。而日人怨中國亦愈甚。圖朝鮮之謀乃益亟矣。洎朝鮮東學黨變起。隸學者起於崔福成。刺取儒家佛老論說轉相衍授。當同治四年。朝鮮禁天主教。捕治教徒。並捕東學黨喬某戮之。某黨卒不衰。至光緒十九年。黨人詣王宮訟喬冤。乞昭雪。不許。請益急。乃捕治其魁數人。憤益思逞。民久怨政府。思暴發。黨人乘機燬之。光緒二十年春。乃倡亂於

全羅道之古阜縣。朝主以洪啓勳爲招討使。假中國平遠兵艦蒼龍運船。自乃川渡兵至長山浦。擊亂黨於全州。初戰甚利。亂黨逃入白山。朝兵躡之中伏大敗。幾覆師。亂黨由全羅犯忠清兩道。兵皆潰。城陷。揚言直搗王京。朝鮮大震。來乞援師。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。太原鎮總兵聶士成。率蘆榆防兵東援。屯牙山縣。按光緒十一年條約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。告日本外部。以朝鮮請兵。中國顧念藩服。遣兵代平其亂。日本外務卿陸奧宗光復鳳藻書。謂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。而朝鮮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。鳳藻以聞。日本旣聞中國出師援朝。亦以兵北渡。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。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。大隊繼至。前後八千餘人。命其駐京公使小村壽太郎。以出師平朝鮮。亂照約告於中國。總署復書。謂我朝撫綏藩服。因其請兵。故命將平其內亂。貴國不必特派重兵。且朝鮮并未向貴國請兵。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。日使復書。謂接本國復電。本國尙未認朝鮮爲中國藩屬。今照日朝兩國濟物浦條約。及中日兩國天津條約。派兵至朝鮮。兵入朝鮮內地。亦無定限。朝鮮亂黨。聞中國兵至。棄全州遁。朝兵收會城。亂平。而日兵至不已。中國約日本退兵。日人要改朝鮮內政。約兩國各簡大臣至

朝代其更革。駐日使臣汪鳳藻復書。謂整頓內治。任朝鮮自爲之。我中國不願干預。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。尤不應預其內政。至彼此撤兵。請稽和約專條行之中。中國屢以朝鮮自主之文。彰諸公牘。而又屢稱朝鮮爲藩服。背馳已極。而總署以及外交官。不悟其大謬。至啓大爭。以迄喪敗。國中尙鮮明此義者。日本堅不肯撤兵。復書謂中日兩國同心預其內治。則朝鮮足以安全。萬不料中國概置不講。而但要我國之退兵。英政府善意調停。而中國謬執殊甚。若因此而啓兵端。實惟貴國執其咎。蓋其意已決用兵矣。日本以朝鮮請兵中國。皆閔族所爲。惡其執政閔泳駿。遂惡王妃。以執政親中國。疑朝鮮拒日。皆中國駐朝總辦袁世凱所爲。殊怨袁公。欲藉兵力改革其內政。去泳駿等。收其國權。以遏中國。故堅不肯撤兵。日兵皆據王京要隘。而中國屯牙山兵甚單。袁公屢約志超。電請北洋發戰艦至仁川。並增陸軍駐馬坡以備日本。鴻章始終欲據條約。要日本退兵。恐增兵益爲日本藉口。終不許。並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。妨啓釁。各國使臣居間調停。皆無成議。日使大鳥圭介逼朝鮮完全自主。謝絕中國。朝鮮不敢從。鴻章屢議與日和。而日本索賠欵三百萬。朝士大譁。以日本蕞爾。敢抗大邦。宜大張撻伐。樞

臣翁同龢握大政。脩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。力主戰。並力言北洋軍之可恃。乃決備戰。而鴻章意謂不欲失和。朝野益詆鴻章。謂鴻章貳心於日本。其子經方久旅日本。曾納日婦。時論謂經方爲日本駙馬。鴻章與日本姻姪。乃始終言和。及喪敗賠款。猶謂鴻章有意賣國也。當海軍衙門建立時。醇親王奕譞爲總理。孝欽后大建頤和園。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。供建築費。奕譞向將順后。故后尤信任之。海軍費絀。設備多不完。惟鴻章知之深。朝野皆不習外事。謂日本國小不足平。故全國主戰。獨鴻章深知其強盛。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。故甯忍詬言和。朝臣爭劾鴻章誤國。樞臣日責鴻章。乃不得已而備戰。時日軍已久踞朝鮮矣。日兵旣據朝鮮王京。徧布水雷漢江口。以兵塞王京諸門。凡華人出入必搜索。華僑乃爭內渡。袁公赴仁川還國。駐朝華員均逃歸。六月二十一日。大鳥圭介率兵入王宮。殺衛兵。擄朝鮮王李熙。以大院君主國事。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。方閒居也。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。凡朝臣不親日本者。皆逐之。事無鉅細。皆決於日人。袁公歸力言於鴻章。以不能不用兵之故。乃以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發於天津。盛京副都統豐伸阿。統盛京軍發於奉天。提督馬玉崑統